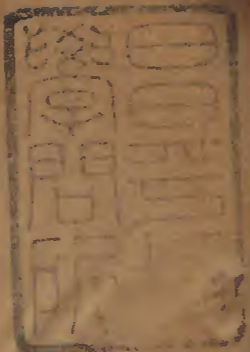


訓俗遺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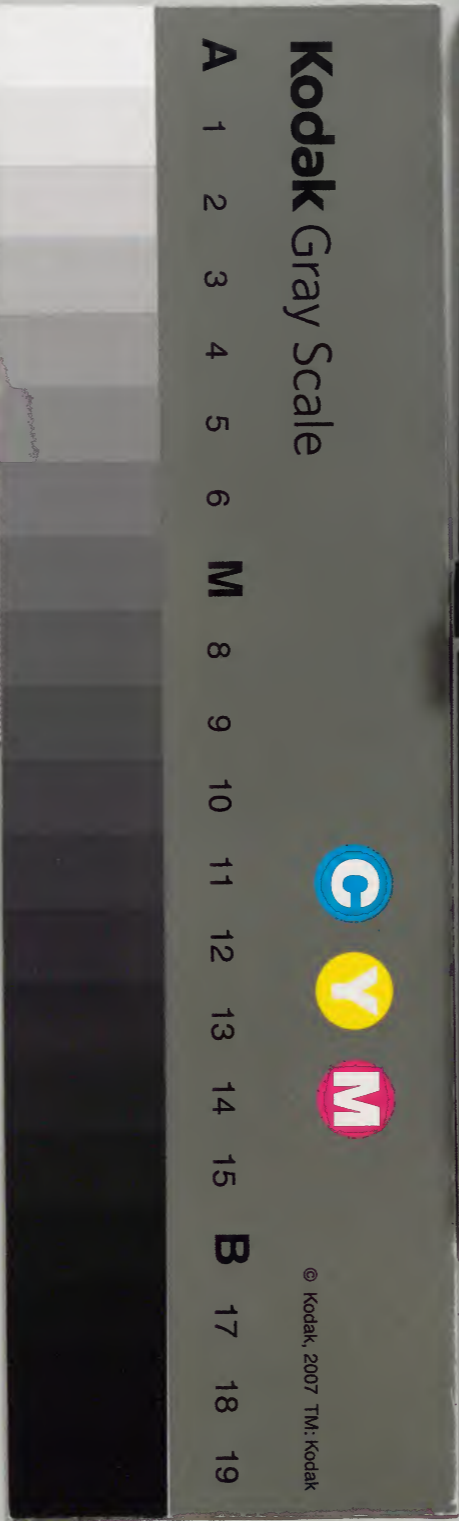
卷



漢書門			
九	四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八	〇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0
冊數	4 ( 3 )
函號	308 138







訓俗遺規卷之

桂林陳弘謀榕門原輯

淺草文庫

如臯後學汪之珩璞莊重梓

朱栢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引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栢之義故號曰栢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續此可知



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爲耻。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耻。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耻。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耻。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

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



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黨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耻之事。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况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

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卧。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贏誦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鬪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



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峻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純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

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爲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并悞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

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



談作遺規 卷三 五  
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次序從親戚始宗族鄰鄙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

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已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



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弘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  
立身行已。則以爲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  
立身行已。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  
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  
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  
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已之極則。所宜  
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  
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



言作遷規 卷三 七  
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洽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則寔昌寔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

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頽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



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置棍。衙役里胥一路。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旣不

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出虫蝨。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耻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耻。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耻非所耻。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



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况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况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况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已。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不責人。責已。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已。當反已。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耻。要之作事。當慎謀其



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裁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况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

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已。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



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踈。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踈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

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踈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踈之。亦殊不易。賢者易踈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踈。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踈。因踈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約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執。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



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  
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  
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  
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  
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  
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  
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  
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  
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  
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

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辜。不畏強禦。不肖者  
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  
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夫  
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  
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  
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  
不盡。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  
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  
錢遺子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爲愛其子乎。司



馬溫公調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

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蓋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



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况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啓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旣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女子旣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



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己。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况所親乎。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况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

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遊。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



空言似爲可耻。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掃。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而况可貯之門內乎。且凡書籍。

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道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



言不遠矣  
卷三  
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耻。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任。便有來復之機。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卽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



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

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誠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糞。浸石卵。子孫類此。寧不痛心。子謂忠憲舉賢者以爲勸。司空指不肖以爲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箠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



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遊閑。成於比匪。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子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作一善事。輒歎曰。美事。宜助成之。聞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此風。今不可得見矣。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之。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為非。顧停棺。

曆所在皆是。其露經年。恬不為怪。推求其故。則曰為擇地也。為無力也。夫忍親棺之暴。以求子孫之福。於擇地之非。已難見於他編。惟無力。則誠難以為悅。唐子以葬親為社約。贖金相助。眾學易舉。雖極貧家。得此亦可以。束棺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親為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其經營之。



川谷遺見  
卷三  
葬親社約  
親好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親也則  
才上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其所以始於遊惰成於比匪  
死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子違事王者見  
士考所有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  
一不善事親者曰美事也助成之間一不善事谷嗟  
不已嗟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  
斷書即美野向必其難矣

父只查學堂不婚言而父難指婚與曾以無熱望其

唐灝儒葬親社約

引謀按停喪不葬之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  
之。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為非。顧停棺淺  
厝所在皆是。暴露經年。恬不為怪。推求其故  
則曰為擇地也。為無力也。夫忍親棺之暴露  
以求子孫之福蔭。擇地之非已雜見於他編  
惟無力則誠難以為悅。唐子以葬親為社約  
釀金相助。眾擎易舉。雖極貧寒。得此亦可以  
舉棺。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  
親為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其經營之善。用



言作遺規 卷三  
意之厚。不誠可以勸孝而勵俗耶。楊園增補之條。尤爲精密。行呂氏鄉約者。亟當增入此約。以爲救時之切務。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有力者或再從厚。一以

爲敬。一以爲助。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捱次。一爲首。一爲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同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言作通夫 卷三 三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捱代如志同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做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社刻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卽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且受金不權子母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願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尚不能者不必入社旣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貲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



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既定。約於某日。共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遂。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歉。釀飲以相慶。

### 楊園先生跋

養生送死。子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卒。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繞厥四宗。勸勵資乎友朋。念釋斷乎已志。不封不樹。食息豈忘泚

然。既降既濡。俯仰能無沓若。要使苦苴靡怠。日月有時。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塵之櫬。傷哉貧也。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違恤其後。式茲里俗。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旄。彛倫之鵠的者矣。

### 附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浸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



期必塋。則是歲舉事者必衆矣。其會以已塋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旣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遊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寢盛。異時卽不立社。可也。

王中書勸孝歌

引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卽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至於成人。由親愛。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曲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八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蓋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父母乃生我之人。子則爲我所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



言作通規 卷三  
長。比而同之。尚且不可。况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耶。噫。天性骨肉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吾願每日與之讀八反歌也。

孝為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為汝效忠告。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母卧濕簾席。兒眠乾裯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

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干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希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為訪閨中淑。媒妁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詈不為辱。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為兒守孤獨。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



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祝餽。病不知伸縮。  
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燠。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穀。  
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  
蒸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末。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  
王祥卧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  
楊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  
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  
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

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卽天地。罔極難報復。  
親恩說不盡。畧舉粗與俗。聞歌憬然悟。省得悲莪藜。  
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間服。  
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  
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氏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  
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  
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管。



言作過夫 卷三  
非閑管親掛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  
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  
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  
壯時爲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哄兒曹。  
親未饑。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糕餅錢。  
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  
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肉。

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飢寒。  
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  
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  
兒飽暖。親常問。父母飢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  
當初衣食被吾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  
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  
兒曹樣子在君身。



良曾結于其孫良  
齊陳部計良則精高堂養子心憐其幼計良曹  
陳下十公慈母不念其恩良在  
當時不念斯言封  
良前雖常問父母時寒不并心憐其養雖良其  
養雖止二人常與良弟結養良雖十斜拜其自計  
凡事莫辨家不富  
一斜心兩斜繼良良不取為父憐其養雖良其  
富貴養雖良雖常計未定貧類養良雖良不受財寒  
憐其五斜其命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謚敏果

引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令人敬憚所採庸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密於自修恕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



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卽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

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

幾兩全矣。

老年慶壽。事不能廢。如此猶爲。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



不辨。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卽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

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見孫用浮屠追薦之。今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尚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墓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



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杲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杲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

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旣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湯潛菴語錄  
 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  
 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謚文正  
 引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為本論事以  
 忠孝為先理學經濟彪炳國史語錄所載  
 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  
 氣所宜切已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  
 世者以為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  
 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  
 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  
 委曲默為轉移之法

湯潛菴語錄  
 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  
 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謚文正  
 引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為本論事以  
 忠孝為先理學經濟彪炳國史語錄所載  
 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  
 氣所宜切已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  
 世者以為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  
 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  
 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  
 委曲默為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踈。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卽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先生臨歿。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已從人。取人



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

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播。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



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檯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檯，閩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

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興行，風俗樸茂。邇來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讞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爲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爲教也。一



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  
 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  
 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  
 末俗馴致醇良條約頻頒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  
 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  
 最為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  
 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  
 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濶祠宇選年高有  
 德為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

動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  
 存大理其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解  
 息忿爭無負尤著觀其日錄語皆遵宗覺精義妙理  
 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已入銀疾也探錄  
 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則識力之堅定已見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物知  
 人說得極點局外論人每物難事說得極易二首皆



見俗尚浮華人情慕詐評訟見於宗族或設思於  
此關秦伯季子之風微而學諸要羅之習務欲見可  
不倫馴致醇良餘約類類未見省夜中夜思惟人心  
不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約之去  
取為近古恭讀

聖天子尚論舜既外另夙谷至意修身齊家之道  
息怒身無負總不外此官吏定期外月別望倫集  
奪天聖世中王去幸歸其精計外御捍尚對實報  
博平無其學限瓦附西湖一育極惡師然也指責共

魏叔子日錄 先生名禧字水叔江西寧都人

弘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  
之名尤著觀其日錄語皆透宗覺精義妙理  
俱在目前未經人道一為拈出如聞晨鐘如  
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已入錮疾也採錄  
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見  
一斑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  
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  
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骨月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  
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  
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  
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  
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  
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  
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此中有含蓄  
化之意。總緣骨  
月與外人不同。  
人極重一耻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耻意在。便可教  
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耻之事。恬然可安。肆然

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  
為。耻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為君子。皆  
從耻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耻。便如病者閉喉。雖  
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  
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  
養氣詩。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  
籠頭語看過。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  
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



言何遺規 卷三  
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慢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

若慢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  
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  
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  
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  
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  
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  
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  
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  
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

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  
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  
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  
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  
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  
人存心厚薄。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  
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  
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淡泊。又不待論人平日  
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



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妄飽。又不待論。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卽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個。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個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與伯兄論朋友。旣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隣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



人與人爭訟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閑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

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畱有餘之調。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知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益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為竒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



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况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况平人乎。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蔡梁村示子弟帖

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

文勤

引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着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為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為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



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戾日滋。所示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準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勗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卽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卽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已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



言作... 卷三  
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  
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  
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  
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  
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  
限以閫。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厨房捧置。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  
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  
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  
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澹泊有

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  
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  
毫吝心。自家用度。卽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  
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  
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  
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做文。不如人。實  
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  
錢財不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勗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隣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隣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嘗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不墜家風。且成人物。



言不...  
凡事只可罪已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伎不求何用  
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  
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  
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  
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  
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  
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  
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

亦甚可取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  
日忘之。

### 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  
闈在卽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  
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  
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  
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  
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  
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



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濶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伯叔。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爲衆

子弟勗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



則止知有已。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况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卽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其非有。勿爲賭蕩不法之事。勿爲遊手無常之人。遊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

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貧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傍人所能理論。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伯叔。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已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伯叔。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喪葬解惑 附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葬也。世有不孝之人。而不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

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二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











言作遺規 卷二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追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卽此便是衰敗景象。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月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卽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



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卽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

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莫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